

李碧华作品集（十七） 短篇小说

放

血

李
碧
华

花城出版社

李碧华作品集（十七） 短篇小说

放 血

花城出版社
中国·广州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李碧华作品集 .17, 放血

李碧华著.

— 广州: 花城出版社 .2004.3

ISBN 7-5360-4245-0

I. 李 ...

II. 李 ...

III. ①文学—作品综合集—中国—当代②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
IV. I217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3) 第 121550 号

责任编辑: 钟洁玲

技术编辑: 赵 琪

平面设计: 苏家杰

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

(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)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 广东惠阳印刷厂
(广东惠州市南坛西路)

开 本 850×1168 毫米 32 开

印 张 7.625 1 插页

字 数 160, 000 字

版 次 2004 年 3 月第 1 版 2004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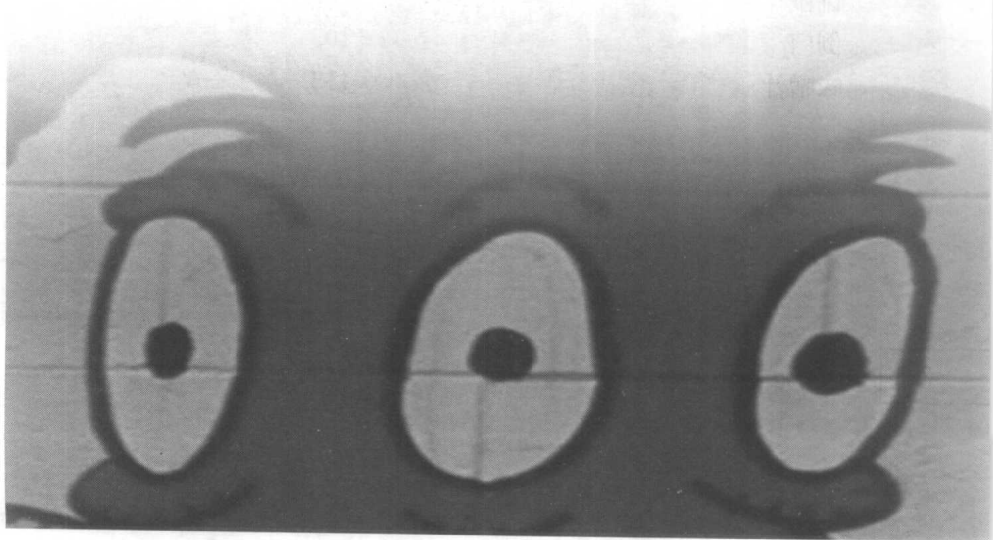
印 数 8,000 册

书 号 ISBN 7-5360-4245-0/I·3406

定 价 15.0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



目 录

放血	1
万华镜	9
亮黄的甜梦	21
迷路	35
湟鱼的眼睛	43
凤凰	55
干尸	63
主人	69
花袜	77
嫦娥与西王母	85
饥饿	97
倒门	105
味噌汁	113

目 录

懒鱼馋灯	121
母老虎	129
木乃伊	137
含蝉	145
山鬼	153
荔枝债	161
“膀爷”的惊世发明	173
黑爪白骨汤	179
猩红的传说	191
猫杀手	197
少女的八字胡	213
恐怖分子	219
梦婆婆零食店	225
白虎	231

放 血



这已是翁国辉第二次来接受“放血”了。

罗医师看来没一点人们心目中的大夫形象，他像个牛杂小贩——比较高级些的是有一片店，而不必在街头推木头车，走鬼。

但他是一众口碑流传的神医。

罗医师先在翁国辉头顶反覆循按，找出三处明显压痛点：

“是这儿吗？”

“对，一按就痛。”

“不按呢？”

“不按时内部痛。整个头都痛。”

“别动。”

说时迟那时快，以三棱针刺百会、神庭。针刺之处，均出血数滴。

“刺血疗法”在中医学上有悠久历史。气血并行于脉中，充润营养全身，若正气亏虚、外邪入侵，气机便逆乱、壅滞、失调、病痛……

罗医师说：

“气血凝滞不通，就像沟渠中的水阻塞不去，针刺放血，可通经脉，刺激新陈代谢。”

“但，会流血不止吗？”

“才黄豆大小，怎会血尽？”

上回放血，量小而色赤，看来没中要害。

翁国辉回去，发觉头痛仍未减轻。

这个怪病已困扰他三个多月了。最初隐隐作痛，但愈来愈猛烈，像锥钻，像斧凿，有时还像被利刀一劈分开两半，注入滚烫铁浆。

他抱着头在床上打滚。止痛药一把一把地抓进嘴，但不消

一刻，药性过了，痛苦依旧。

四十五岁的他，在商场上身经百战。一度他拥有三间上市公司，和四项物业，金融风暴之后，他的身家少了一截，也不致一蹶不振。沉着应战，他的事业正在“康复期”——可身体无端出问题。

这间歇性的头痛，大大影响心情。失控时还骂走了两名得力助手，驷马难追。

“既然上次的放血收效不大，”罗医师端详一下，“我重手些吧。”

这回他再精细地选准痛点穴位，右手拇指、食指、中指紧握针身，留出所勾刺的长度，再以左手食指、中指紧压两旁以凸出穴位，迅速将锋钩刺入皮下组织，稍待片刻，将穴位组织内的白色纤维牵拉之，再上下勾割三四次，发出“吱吱”之声，才倒退出针，使其出血，左手急速拿消毒棉球压按针孔。放血显然比上回的量多了。

翁国辉出了一身汗。瞧瞧那染血的棉球，医师桌上的三棱针、梅花针、七星针、毫针……还有小眉刀。

“好些了吧？”

“我若未好，得动大手术吗？”

“一般来说，血脉瘀阻、感冒、血管神经性或风邪之类的头痛，都管用。”

“我猜我是撞邪。”他苦笑。

三个多月前，某日，路过中环横街一家小店。他遇上当年在加拿大的大学同学王伟诚，和他太太宝儿。王伟诚虽然老了一点，也有个小肚腩，但轮廓还是不变的。

夫妇在这小店忙着，为中环白领丽人提供水果、蔬菜沙律、营养三文治、鲜榨果汁。忙得不可开交。

宝儿一抬头，见到翁国辉。她道：

“咦？是你——”

她如前素净、白皙，身穿粉绿色的围裙在给客人榨果汁。西瓜汁。

王伟诚热情地招呼他：

“老同学，要点什么？快说！给小号一个面子。”

翁国辉身家财富胜他十倍，但王伟诚完全不当一回事……

两回放血之后，最初舒服一点，可是睡眠欠佳，耳鸣、幻听——不久，头又开始痛了。还恶心、偏盲、怕光……

罗医师皱眉。

他在翁国辉耳背耳根的血管摸索，挑了中间一条。指腹在局部轻揉，待之充血。血管更显露了，选准之后，以小眉刀迅速刺割，静脉血管破裂，任血自流。为了病情，他轻挤局部，这回射血呈黑色，加速放出，直至见到赤血了，方才止住。

“看来络中瘀血已散尽。”罗医师道：“你用手按紧棉球，伤口凝结才放。”

罗医师又笑：

“头痛小病而已，就数你例外。放心吧，保证不会复发！”

“这下可断尾了？保证？”

——三天后，翁国辉气冲冲地推门冲入：

“你这庸医！骗子！非砸你招牌不可！”

“什么？”罗医师愕然，“我行医二三十年从来没遇上找晦气的病人，这是头一遭。”

“他妈的你把我身上的血放光了，头仍然痛得死去活来。别说是个什么‘神医’！我要报警拉你！”

又把桌上的针药杂物，横扫落地。一片狼藉。

“刺血放血，旨在攻逐邪气，”罗医师百思不解，“究竟你

真正的痛点在哪儿？”

又道：“坐下来，我再治。治不好，原银双倍奉还！”

看来也不服气，铁了心，为了声誉非治个水落石出。

翁国辉指着太阳穴：

“这儿！轰轰然的痛！”

“好！”

医师取太阳穴，配率谷穴。先以手按揉患处，血管充盈，持针点刺，一见血流，小号玻璃火罐即闪光后罩在该部位，牢牢吸住，使血抽出。留罐十分钟——

“唉！”

罗医师喟然长叹。

刺络拔罐后，血迹犹存。

他对翁国辉道：

“有一黑色血点，力拔不出。”

“这是根源吗？”

“对，是根源。”

“放不掉吗？”

掏出一叠钞票，双倍医药费：“翁先生，我无法把你治好，对不起！”

目送他悻悻然离去。

医师道：

“那黑点，是‘妒恨’——只靠自己才治得。”

翁国辉一怔，头也不回。

他明白了。

很多很多年前，青春少艾，他和王伟诚都同时爱上了同学宝儿。

宝儿嫌他浮躁，又工于心计，虽是精英，却选了王伟诚，

情深一往。

自此，王伟诚做 paper 的电脑常出岔子，八十多页的心血一下子 delete 掉，无奈重头再来。

半工半读挣得旅费，好与宝儿度假。前夕，机票和钱包无故失踪。

在校中总被教授针对，被怀疑剽窃他人的研究报告。

翁国辉在他沮丧之际，及时来安慰他支持他。

毕业后，二人在同一公司服务。王伟诚的成就不及翁国辉。不知如何，被人打小报告诬蔑，只得黯然离职。

他自组公司，稍见业绩，便遭波折。辛苦供得一层楼，因负资产，断供后成为银主盘，马上被某一集团买下来。据说装修、家具，特别是化妆台不许变动。

后来，王的公司还受敌意冲击，终于清盘。

很久没与当年的老同学联络了。翁国辉的际遇和手腕，比他高明多了。很念旧，马上会来表示“遗憾”，暗地窃笑。穷途潦倒？是自己所部署的一切，逼对手走上末路！

不不不。即使王伟诚失去所有，清丽体贴的宝儿，仍在他身边，不离不弃，同甘共苦。他有她！

二人开了这爿小店。一切从零开始吧。相濡以沫仍是快乐的。

是的，这天，翁国辉路过。

卑鄙的他费尽心思，要尽手段，但永远得不到心上人。那别人的女人，在榨西瓜汁，擦汗时随手一扬，一颗小小的、黑色的西瓜籽在空中横过，无意地刚好贴在他的太阳穴。

他把它拈掉。

但那小小的、黑色的痛点，那“妒恨”、沮丧、失望、自卑、空虚、不忿、愤怒……很多很多年前，早已殖在该处，终生深埋。那种刻骨的痛，即使他放尽一身的血，也治不好。

万华镜



